

為何不應把中俄兩國混為一談

作者：方舟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文章刊載於《信報》2023年7月5日

俄羅斯僱傭軍瓦格納集團（Wagner Group）的兵變事件在 24 小時內戲劇性結束，落得克里姆林宮「一額汗」。觀察包括瓦格納兵變失敗在內的整場俄烏戰事，背後確實能夠深刻反映俄羅斯在軍事、外交、經濟等各方面的現況和挑戰，頗有意思。

西方媒體在評論俄羅斯的時候，總喜歡扯上中國，尤其是把中俄兩國混為一談，認為中方應多「借鑑」俄羅斯的處境和遭遇。當前，中俄兩國均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重要的世界大國，兩者在過往亦有同源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背景，但尤其是近三十年中俄兩國的發展模式並不一致，在國家制度、經濟實力和外交關係三個方面均有很大差異。

第一、國家制度建設和組織能力。前蘇聯分崩離析以後的一段時間內，俄羅斯的國內政治處於相當混亂的狀態，後來是通過普京的個人魅力和政治手腕，成功將俄羅斯的局勢恢復穩定。普京在 1975 至 1991 年間任職於蘇聯 KGB（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和俄羅斯對外情報局繼承），而情報機關出身的他，自然擁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亦偏好以非制度性手段解決問題。

華自我修復力強

通過非制度性手腕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是一種「捷徑」。而瓦格納僱傭軍能夠成為俄羅斯軍事力量的重要一部分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瓦格納的「叛亂」雖然於 24 小時內成功「平定」，但更大的問題是，這反映出俄羅斯的一些重要政治軍事制度安排非常取決於普京個人。一旦普京不在位，俄羅斯原有的政治格局和態勢可能會瓦解，整個政治體系可能需要重構，為俄羅斯政治不穩定帶來莫大風險。

與俄羅斯不同，中國存在一個很非常制度化以及擁有強大組織能力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在 1949 年執政以後，通過不斷發展、調整、自我完善的一個組織體系。當然，期間不免遇到阻滯和波折，但有賴於共產黨強大的組織能力，即使在黨的領導層面有分裂，最後亦可以自我修復成功。

最經典的例子是 1971 年林彪叛國事件。當時林彪不僅被安排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解放軍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海軍第一書記、總後勤部部長等軍方要員均是林彪的親信。可以說，林彪當時對軍隊的控制力遠比瓦格納集團對俄羅斯武裝力量的影響力大。林彪雖然已經有很大權力，但他不可能也沒有膽量將手下的人鼓動起來明目張膽

發起叛亂，只能最終選擇叛逃並墜機身亡。這就是組織化的制度安排和靠個人能力和威望維繫的政權的差別。

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雜誌創刊發刊詞中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黨的建設是三大法寶的中心環節。」之後不論在鄧小平時代還是習近平時代，「黨的建設」始終放在首位，其內涵就是執政黨一直在改革的道路上，不斷自我完善，持續提升執政能力，成為國家治理效能的關鍵要素。

而西方社會包括其學術界在內，對「非我族類」的政治制度的理解非常膚淺，只要不同於西方民主模式的政治制度，一概歸類為「次一等」的專制制度（autocracies）。比較政治學的學科裏面，也鮮有對不同「非民主制度」的客觀和深入研究；事實上，同被西方劃入「專制制度」的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國家政治制度其實具有非常大的差異。

俄工業力量不再

第二個中俄兩國之間的巨大差異在經濟轉型和產業能力方面。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伊始，前蘇聯（包括後來的俄羅斯）和中國都啟動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但雙方的道路完全不同。

俄羅斯希望先破後立，嘗試模仿西方的市場化模式，結果導致其工業體系的崩潰，大部分資產流入少數擁有專營權或與官員有密切關係的寡頭。普京上台後嘗試整肅經濟不平等的問題，並將部分的資產國有化，但俄羅斯多年來始終未能重建自身的工業體系，最終只能走向依賴能源出口和原材料的資源型經濟。

上世紀中葉，俄羅斯亦曾有過世界矚目的工業化力量，但今天已不復再。在軍工領域，俄羅斯就有非常強大的製造軍艦的能力，甚至能夠造出航空母艦。八十年代，前蘇聯連續製造多艘萬噸級巡洋艦，但時隔三十多年，俄羅斯直到近幾年才能造出4000噸左右的護衛艦，反映其工業體系隨着前蘇聯的崩潰，至今超過30年仍未恢復過來。

中國在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也是「以俄為師」，逐步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並沒有如同俄羅斯一般「先破後立」，而是作出「增量改革」。增量改革即在保留原有工業體系的基礎之上，允許新增的部分以更市場化的模式運作；增量比重提升的過程中，推動原有的存量升級轉型，最終實現一個相對平穩的過渡。

而中國的工業體系能力亦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不斷加強。同樣以造船能力為例，中國目前造船量的總噸位世界第一，多艘新型驅逐艦亦已經到達萬噸的水平。中國的造船實力非但是俄羅斯不能相比，連美國目前的造船能力亦遠遠落後於中國。

兩國外交觀迥異

中俄的第三點差異就是處理外交關係的價值觀和風格。當前的俄國依然停留在傳統帝國時代，以「勢力範圍」的視角來思考和處理國際關係。這次俄烏衝突的爆發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戰爭爆發的成因不能一概而論，當中有烏克蘭自身不智的一面，但與俄羅斯的帝國價值觀也有很大關係。

作為一個歷史帝國，俄羅斯通過擴展自身的勢力範圍來擴大國家對於世界的影響力，而這樣的思維下，決不能忍受歷史上一直屬於自身勢力範圍的烏克蘭成為西方（另一個帝國或文明）的一部分。這種情況觸及了俄羅斯的底線，導致他們甚至要用武力的辦法將烏克蘭劃撥回來自己的勢力範圍。

反觀中國，一直以來都追求平等的合作關係，不會像美國或前蘇聯一樣，追求稱霸世界或者尋求建立國家間同盟。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固然也會通過各種方法擴大自己的國際影響力，但不會採納一種帝國主義的視野。即使在今天地緣政治緊張，美國在周邊圍堵壓迫中國的時候，中國也不追求建立軍事同盟與美國對抗，亦從未要求任何國家「選邊站」。

即使是與關係非常親密的國家，中國也不會用一種追求勢力範圍的模式去擴展外交影響力。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亦被視為中國的「鐵桿兄弟」，與此同時巴基斯坦又同美國的關係非常密切，但中國不會要求巴基斯坦與美國反面。這就是中國在處理外交關係上充滿智慧的體現。

京跳出帝國思維

中國跳出了傳統的帝國主義思維和冷戰思維，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另一邊廂，俄羅斯正因為目前的地緣政治視角而陷入俄烏衝突久久未能平息的困境。中俄在處理外交關係的思維上，顯然有很大的差別。

至於俄烏衝突會什麼時候結束，看看當年韓戰的結果就知道。韓戰持續了 3 年之久（1950 年 6 月至 1953 年 7 月），但實際上大規模的戰役都發生在戰爭的第一年之內。1951 年開始，雙方的勢力已經徘徊在三八線附近，而後來兩年多的戰役可以說是「拉鋸戰」，更多是為了後續的政治談判而非為了進一步的軍事行動而部署的。

俄烏局勢很有可能跟隨韓戰的走勢，沿着當前的控制範圍進入僵持狀態。然而，烏克蘭不可能將自己任何一部分領土讓予俄羅斯，俄羅斯亦不可能撤出烏東地區。主權領土問題不容談判，這是一個基本原則。由於雙方目前都沒有辦法通過可行的軍事手段改變現狀，俄烏衝突很大可能在實際控制線趨於穩定後，變成一個低烈度的消耗戰。

至於能不能停火並進入談判，更多是美國和俄羅斯兩國政治判斷的問題。